

乡愁大理

菌香漫野

■ 阿颖畅

每年夏季的雨水浸透家乡的土地后，云岭大地便成了菌子的世界，这个季节里人们谈论最多的是菌子，每个人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和菌子扯上了关系。这不，还有两天才放假的儿子就嚷嚷着周末定要带他去山林里寻那份夏季的鲜味。

我的家乡在大理的一个小村庄，这里从林叠翠、林木繁茂，雨水充沛、土壤丰饶，宜人的气候让每寸土地都成为野生菌的乐园，鸡枞、松茸、牛肝菌、干巴菌、青头菌、奶浆菌、大红菌、松露……每到这个季节都像接到命令似的从腐叶和泥土间钻出，将时令的鲜美酿成舌尖上的美味。

儿子的催促，将时光拉回到儿时。记忆中暑假总要与羊群为伴，不像村里专业采菌人天不亮就打着手电筒进山，我习惯在晨光里写完功课，午饭后才赶着羊群，往山里去寻找大山里的美味，这是夏季大自然对山区人民最好的礼物。

记忆中大有收获的一次我至今还如在眼前。那天到了日头偏西，羊群饱肚，我的竹篮却还是空空如也，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跟在边走边吃的羊群后面往回家的方向走着。这时，一只“可恶”的羊儿偏要钻进右边的松树林，任凭怎么吆喝都不肯出来，我不得不跟到后面试图纠正它这种错误行为。突然，眼角却瞥见草丛里一抹异样的花白，“啊！鸡枞、鸡枞……”来不及认真辨识，一种莫名的兴奋涌上心头，不由得大声惊呼。跑过去一看，我还没有见过如此多的一片鸡枞，断断续续绵延十几米，好不壮观！有全开的菌盖如伞状铺开、半开的像未完全开放的荷包，更多的是

裹着泥土如陀螺般的骨朵儿，一切犹如梦境，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揉揉眼，蹲下认真辨认，一股浓浓的鸡枞气味扑鼻而来，是真的、真的，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心花怒放，疲惫全消。我双膝跪地，从一侧入手，用手小心翼翼地拨开上面的松针枯叶，灰褐色的菌帽，中间有个小突起，雪白的菌柄甚是坚硬，极为新鲜。用小木棍小心地扒开菌杆下的土层，拇指和食指捏住洁白的菌杆基部轻轻一旋，整朵鸡枞便带着泥土的芬芳落入掌心。遇到被松针覆盖的鼓包，用木棍小心拨开，灰褐色的菌帽一点一点露出，那种期待比拆礼盒还惊喜。

等采完最后一朵鸡枞，竹篮早已满满当当，我又把雨衣和外衣角扎起来当布袋，又用草穿了几串才勉强装下这些“战利品”。临走时我把菌塘用腐殖土塞满踩紧，据说这样能保护菌塘和菌种。背上沉甸甸的收获，才发现羊群早已跑远，找了树枝当扁担，两头绑上两兜菌子和用草穿的几串，像个“菌子将军”凯旋归来。

那晚上的晚饭至今仍刻在味蕾深处，刚出锅的腊肉炒鸡枞油亮喷香，菌肉在齿间爆出清新的菌香，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山珍的味道吧！我最爱吃的还是鸡枞干，那种菌香浓郁饱满，非同寻常。

如今，如果带孩子上山采菌，我都会重复当年父亲教我的规矩：不采不熟悉的菌种，不破坏菌塘的土壤，采完一定用腐叶回填。每当孩子蹲在树下，小心翼翼地拨开树叶找到一朵鸡枞时，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的光芒，都和我当年如出一辙。

鲜甜的松茸鸡汤

■ 吕巧

一场雷雨，各种野生菌打着小伞，探头探脑地冒出泥土。勤劳的拾菌人清晨上山，一路低头寻觅，将一朵朵沾着泥土，散发清香的野生菌摘下，轻轻地放入竹筐或背篓。刚刚离开泥土的山珍，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生态天然。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它们是大自然给人类慷慨的馈赠。

周末回家，母亲果然买了野生菌，加了香喷喷的腊肉炒了一大盘。走时让我带上菜篮子。到家打开，是够我吃一周的蔬菜，还有一碗青头菌，全是骨朵，洗好……饭桌上炒的都是菌伞，原来小骨朵都被母亲挑了留给我。

除了炒着吃，野生菌还可以有多种吃法，松茸切薄片蘸芥末酱油生吃、鸡枞下油锅油炸吃、香菇炖鸡、鸡油菌煮汤……只是在我记忆里，任何一种美味，都抵不过母亲煮的松茸鸡汤。

我生病住院那年，母亲丢下所有的事来照顾我。看着母亲从包里取出锅啊碗啊的，我告诉母亲：不必白费力气，什么食物对我来说吃进嘴里如同嚼蜡！母亲并不答应。

母亲听人说松茸菌有很好的药用价值，能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于是冒着大雨跑去菜市场买了鸡和松茸回来煮上。省城的野生菌大都从外地运来，价格不菲。母亲平日节俭，对自己从来不舍得多花一分钱，但对家人从来没有吝啬过！

加了松茸的鸡汤，闻着很香。母亲把表层的油撇开，给我盛了一碗，反复舀起、放下，吹了又吹。我乖乖地喝了一口，鲜甜的松茸鸡汤让我有了一丝难得的食欲，竟然喝了一碗汤、吃了一块鸡肉、几片松茸和一小勺饭。饭

后，母亲收拾停当，为我系好围巾，戴好帽子，带我下楼来。下过雨的院子，空气很好。母亲怕我受凉，又为我戴上口罩。其时已是盛夏，但虚弱的我，像冬天飘摇的一片落叶。

母亲将我的手揣进裤兜。我们走出医院，过马路，穿过公园。飘来一阵沁人心脾的桂花幽香，刚进六月，桂花竟已开了。娇艳的三角梅仿佛在微笑，一簇簇、一团团，那么普通，那么热烈的生命！

公园里有人在打太极拳，表情平静，动作轻柔。母亲指着这个、那个，悄声说是哪一床哪一床的病人。我知道母亲是希望我能像别的病人那样坚强。母亲的手一直拉着我的手，揣在裤兜里。那么温暖和踏实。我柔弱地将头靠在母亲肩上，轻声说：“妈，我明天还想喝松茸鸡汤！”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发，说：“只要能吃能睡，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那是我生病以来，第一次感到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有了一丝光亮；母亲的白发和沧桑外表下，是一颗多么坚强与温柔的心。

那天以后，母亲换着法地给我补充营养，香菇炖甲鱼、羊肝菌炖猪脚、青头菌蒸肉……

如母亲所说，能吃能睡，会好起来的！出院后我恢复得很快。

冬去春来，一晃多年过去。六月的雨水再一次唤醒山林间的野生菌，风再一次送来淡淡的桂花香。菌香与花香再次唤醒我对那段艰难日子的记忆，以及对平实温暖的母爱所涌起的深深感动，那颗尚且挂在花瓣上的水珠，是夏天暴风雨的痕迹，也是花对生命的挚爱、深沉的欢喜所结成的泪滴。



轻纱云袖拂山间

茶映青 摄



院查病治病时，撑船的麻风病人听不见我们喊话，我们只好爬到半山腰扯着嗓子喊叫，他们听到后，才撑着船把我们接进去。”

“皮防科就是麻风康复者的家，那些讨儿子媳妇、嫁姑娘的康复者，都要来请我们去做客。他们都很自卑，在家有话也没处可讲。遇到什么难处，他们会找我们哭诉，我们总是会百般安慰，要他们以身体为重。有个麻风患者家属，她的丈夫查出麻风病后，她很着急，为了治病，家里有什么她都拿出来送我们，我们总是婉言谢绝。有个女性康复者独居，她去信用社去取低保金，都有人抢。我们只好帮她买面条，买油送到她家，让她自己煮吃。很多麻风康复者，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王汉喜还提到了一件令人动容的事，她和许玉梅都是怀着五六个月的身孕，还去溪登村驻村，开展查菌、化验、普查等“麻防”工作，孩子出生前十几天，还挺着大肚子去送医送药。有时走不动路，还让丈夫陪着去下乡。身为女性“麻防”人员，确实要承担比男医生更大的风险，比如渡船到麻风院、独自守在健康区、怀着身孕驻村等，她们同样为中国的麻风病防治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杨云虎，1962年11月生，高中学历，主管医师职称，历任县防疫站皮防科副科长、科长职务，1981年12月入职，培训麻风防治专业知识三个月后开展全县麻风防治。1982年6月到

1983年7月到大理卫生学校皮防班学习一年获结业证书，1983年底在山石屏疗养院任驻院医生两年，后返回防疫站开展全县麻风防治。1990年9月至1991年8月在昆明医学院学习皮肤病防治，获得专业证书。2002年10月，参加云南省麻风病与康复研讨班学习，多次参加省州麻风防治短期培训。积极参与麻风科学研究。在邓川、右所的麻风康复者家庭都得到杨云虎的帮助，他成了康复者的知心人。他由于在麻风防治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多次获各级麻风防治先进个人表彰。2016年9月，杨云虎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

2015年5月20日，李桂科、严云昌、朱占山、胡正清、许玉梅、王汉喜、杨云虎等被中国麻风防治协会授予“三十年如一日坚守在麻风防治岗位，为我国麻风防治事业和人民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荣誉表彰。

李桂科说：“皮防科的人员都是招工招干参加工作，初中、高中毕业，没有专业学历，晋升职称比较困难。我就鼓励大家，一是要努力学习、钻研业务；二是要把工作做好、做出成绩。我带着大家搞科学研究，通过科研，出了不少成果，发表了科研论文30多篇，科研成果13项。我们坚守在皮防科的朱占山、胡正清、许玉梅、王汉喜、杨云虎破格晋升了主管医师，我也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这在云南省麻风防治机构中传为佳话，说李桂科就是最关心单位职工的人。”

正是以李桂科为代表的这群“麻防”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奋战在“麻防”一线，风里来，雨里去，忍受着世人的不解与疏远，忍受着与世隔绝般的孤寂。那个时候，身为麻风防治工作者，物质是匮乏的，心灵是孤寂的，但他们依然坚守麻风防治阵地，刻苦钻研业务技术，直到消除了洱源的麻风病危害。即便退休后，依然为麻风康复者忙碌着。

连载 37

白云寺 | 白成丽

走进白云寺
仿若翻开一部古老的书卷
山 青幽幽
云 闲悠悠
寺 静悠悠
静静的禅意
在这里悠悠交融 汇聚

晨钟暮鼓 香烟袅袅
细数岁月的沧桑烙印
前尘往事
在檐角墙根凝定千年光阴
清泉澄澈 映照空灵万象
花香幽淡 不染半分尘俗
一颗心 从此悠游自在

仿佛从未离去
仿佛从未归来
白云寺
让你一转身
便邂逅 那个
一尘不染的自己

山村夏夜 | 字加华

雨后的山村夏夜
散发着迷人的芳香
稻香 果香 还有菌香
一切都让人迷醉

萤火虫的点点星光
是静寂的夜晚最好的点缀
用杂乱无章的闲言碎语
拼补夏天的心事

此刻
书桌上的时钟指针滑过十二点
窗外起伏的蛙声
该是山村最美的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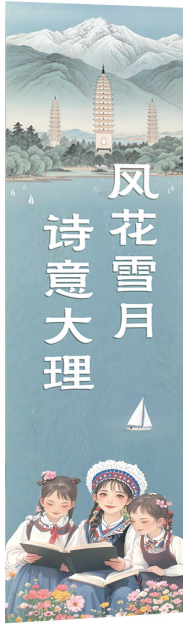
独坐小屋
酌一盏陈酒
敲打出几行长短短的诗句
寄赠夏日悠长的思念

第九个夏天 | 张欣怡

那个仲夏的傍晚
阳光里下了点小雨
烫金的湖面卷曲
我在荷塘边又遇到了你

绿色的澄碧
温暖的粉色
一如早春 层次分明
你穿着
这件藕丝制成的衣

微风掀起衣袂
荷叶边在风浪中翻飞
你亭亭地立着
不发一语
只有雨传来荷的清香和泥的气息



风花雪月
诗意大理

过巍山扎染博物馆七章

（三）

金铃子

织

我在梦中听见隔壁传来老式织布机的

像《木兰辞》里的叹息

那叹息，将棉线变成了金戈铁马

听到一个偷听者

咋咋声。我把耳朵紧贴在上墙上

织布机前

它穿过土墙打开一个洞

最后一株麻草像子弹一样弹过来

无人机的翅膀

城市缩着身子，仅仅是躲避

动物和植物的尸体正抱着大地腐烂

战争像死亡的阳光

那叹息，将棉线变成了金戈铁马

听到一个偷听者

咋咋声。我把耳朵紧贴在上墙上

织布机前

它穿过土墙打开一个洞

最后一株麻草像子弹一样弹过来

无人机的翅膀

城市缩着身子，仅仅是躲避

动物和植物的尸体正抱着大地腐烂

战争像死亡的阳光

那叹息，将棉线变成了金戈铁马

听到一个偷听者

咋咋声。我把耳朵紧贴在上墙上

织布机前

它穿过土墙打开一个洞

最后一株麻草像子弹一样弹过来

无人机的翅膀

城市缩着身子，仅仅是躲避

动物和植物的尸体正抱着大地腐烂

战争像死亡的阳光